

“历史●现实●人生”系列

个人·社会·历史

——中国传统的人生价值观与民族精神

瞿林东主编 邓鸿光著

LISHI·XIANSHI
·RENSHENG



个人·社会·历史

中国传统的人生价值观与民族精神

瞿林东主编 邓鸿光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浙〕新登字 1 号

责任编辑:叶晓芳

封面设计:池长尧

责任校对:韦 伟

个人·社会·历史
——中国传统的人生价值观与民族精神
邓鸿光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 插页 2 字数 12.6 万 印数 1-2000

1994 年 11 月第 1 版 199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13-01090-5/G·266

定价:6.10 元

序

瞿林东

历史的行程，已经走到了 20 和 21 两个世纪之交的时期。不论是从历史意识来看，还是从时代感受来看，世纪之交的时期，往往会受到人们更多的关注。国内外关于展望下一个世纪的各种著作的问世，就是这种关注的明证之一。对于中国人来说，由于我们的国家从本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了一个伟大的历史性的转折，揭开了前所未有的宏伟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序幕，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道路，因而对于当前所面临着的世纪之交的时期，自然会倾注更多的关注，激发起更多的思考。

我们投身于现实，憧憬着未来，也永远不会忘却历史。每一个稍有历史知识的中国人，倘若把上一个世纪之交的时期，同现在所面对着的世纪之交的时期作个比较的话，就会深刻地认识到，我们伟大的国家，我们伟大的民族，已经、正在和将要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们的期望、激情、智慧和勇气，都

离不开历史的启迪。中国先民 100 多万年的从蒙昧走向文明的历程，几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文明史，2000 多年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史，彪炳于人类史册，伟大，独特，辉煌。“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因有历史才有今天，因有历史和今天才有未来，这是一个极深刻而又极明了的道理。

中国历史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的发展上的连续性，是它的文明进程虽有进退迟速但却生生不息、顽强前进，是它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创造曾在许多个世纪里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从而促进了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与此相关联的，是记录和撰述这一文明进程的文献和著作也未曾中断，而其数量之巨亦为世界各国之冠。不曾中断的文明进程，使我们的国家成为今天这样一个泱泱大国。不曾中断的历史记载和历史撰述，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史学遗产；中国的史学在世界各国史学中，也堪称是“泱泱大国”了。

历史，是我们永远不会忘却的。尽管已经逝去的那一部分历史运动已成为过去，我们仍然可以从关于它的记载和撰述中，以及它所遗留下来的其他一些遗产和信息中，去认识它的面貌，去认识无数前人的社会实践和伟大创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史学可以使今天的人们把自己的视野延伸到遥远的过去，再从遥远的过去审视现实，进而投向未来，使人们的精神世界极大地丰富起来，在自觉的历史感和强烈的时代感结合的基础上，焕发出更多的期望、激情、智慧和勇气，在当前的历史运动中发挥出更大的才能和创造精神。

一个正在致力于现代化建设的国家，毕竟不可能脱离它的历史条件：一方面要卸下历史积累的包袱，一方面要利用

历史创造的财富，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每一个投身于现代文明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者，投身于当前历史活动的自觉的实践者和创造者，终究不能不具有同时代使命感紧密结合的历史责任感。人们要做到这一点，一方面要摆脱历史的羁绊，一方面要汲取历史的智慧。

这是否也可以认为是极深刻而又极明了的道理呢？

诚然，我们必须认识历史的消极方面，这样才能卸下包袱、摆脱羁绊；但我们必须更注重历史的积极方面，以便利用财富，汲取智慧，进行新的创造。

80年代以来，历史学界有不少关于史学家社会功能的讨论，也有不少关于传统史学评价的讨论，都是很有意义的。这两个方面的讨论，总是在不断地促使我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从社会要求的角度而不是从史学自身的角度来看，传统史学向人们提供了什么样的优秀历史传统？而这样的优秀历史传统，不仅在漫长的时间和广袤的空间中曾经产生过巨大的积极作用，就是在现今仍然具有不衰的生命力而继续发挥出巨大的积极作用。概括地说，即我国丰富的优秀史学遗产在今天究竟具有怎样的现代价值。我深信对于这个问题的深入思考和研究，将有助于提高我们对史学社会功能的认识，也将有助于提高我们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认识。1990年10月，我应西北大学校长张岂之教授的邀请，出席了在西安举行的以“中国现代化和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藉着这个机会的推动，我向会议提交了《传统史学的现代价值》一文，论纲式地阐述了我的一些思考和认识。1991年新春伊始，此文经《天津社会科学》第1期刊出，受到同行和读者的注

意，有的刊物以醒目的位置予以转载。我在此文中提出的论点是：传统史学反映出来的优秀历史传统是多方面的，其中以改革进取精神、民族凝聚意识、重视历史智慧三个方面尤为重要，它们在我国当前的历史运动中还具有新鲜的活力。于是我进而想到：倘能撰写出版一套丛书，让广大读者得以比较深入地认识到史学对于了解历史、观察现实、解喻人生的重要意义；认识到史学中所蕴含的智慧和激情，是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们的最基本的素养之一，从而激发起创造新的历史的热情和勇气。这当是史学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我的这个想法得到了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

现在，奉献给广大读者的“历史·现实·人生”这个系列撰述，正是作者、编者、出版者的共同心志的结晶。这个系列撰述的主要意图和要求，是以丰富的史学遗产为依据，爬梳、阐说其中一些方面的精神财富，使今人得到启迪，从而在弘扬优秀民族文化遗产、振奋民族精神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它所包含的7种撰述，分别以自强不息、凝聚意识、爱国主义、治国安邦、人与自然、人生理想、史学功用为主旨，以准确、生动的史实描述和简洁扼要的理论阐说相结合，力图使活泼的叙述和深刻的见解融为一体，让人读起来既能丰富知识，又能启迪智慧。我们明知这是很高的要求，一时难以做到，但我们还是把它作为努力追求的目标。

“历史·现实·人生”这个系列撰述，也是作者教育自己，开扩视野，把学术研究成果推向社会的一种尝试。它不同于一般理论性、学术性论著，也不是缺乏理论色彩和学术研究的一般通俗读物。它是在理论探索和学术研究基础上，以深入浅出的笔触写出来的面向社会读者的作品。参与这个系列

撰述的作者，都是学有专长的中青年史学、哲学、地理学工作者，各自都有不少专业研究论著问世，有的还承担着中华基金资助研究项目或国家教委资助研究项目。他们参与撰述工作，自始至终都表现出很高的热情和很强的责任心，都被自己所撰写的内容所吸引，所激动。这些撰述虽非通常所谓学术论著那种形式，确也包含着作者在学术上所下的功夫和创造性见解。立足史学，面向社会，这是“历史·现实·人生”系列撰述的宗旨，我们希望它在这方面能够获得读者的几分理解、几分认可。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专业史学工作者来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和撰述，让史学在现实生活中发挥它应有的积极作用。

中国传统史学提供给后人的优良传统和精神遗产，决非这个系列撰述所能涵盖得了的。我们还希望将来能够有机会把它加以扩大、充实，使“传统史学的现代价值”这个命题具有更加丰富的内容。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历史上人们所处的时代有根本的区别，尽管今人所从事的社会实践跟历史上的人们所从事的社会实践也有很大的不同，但我们仍然会深深体验到、认识到，在丰富的史学遗产中所蕴含的优良传统和精神财富，可以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在现时代不断前进的文化心理、智慧、激情和勇气的源泉之一。

70年前，一位伟大的革命者和哲人李大钊写了《史学要论》一书，他在阐述“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时写道：“史学的研究，即所以扩大他们对于过去的同情，促进他们的合理的生活的。研究历史的趣味的盛行，是一个时代正在生长成熟正在寻求聪明而且感奋的对于人生的大观

的征兆。”他在此书最后写道：“吾信历史中有我们的人生，有我们的世界，有我们的自己，吾故以此小册，为历史学作宣传，煽扬吾人对于历史学研究的兴趣，亦便是煽动吾人向历史中寻找人生寻找世界寻找自己的兴趣。”我愿再次引用这两段名言，作为这篇序文的结束，藉以作为“历史·现实·人生”这个系列撰述的主题的最准确、凝练的说明，也藉以作为这个系列撰述的作者、编者、出版者对社会各界读者的一份心灵上的珍贵的赠品。

是为序。

1993年1月28日序于
北京师大史学研究所

引 言

或许是因为我们传统哲学的内核就是关于人生的哲学，或许是因为社会的发展已进入转换时期，我们每一个人都面临着对人生理想的重新选择，总之，关于人生问题的思考似乎又成为了当今人们所关注的热门话题。

如何使自己成为具有现代意识的人，在人的现代化的诸因素中，人生模式的重新选择和塑造是其最根本的问题。在现代化的潮流中，重新选择和塑造人生理想，如同人们创造历史一样：“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① 所以，我们所寻求的新的人生理想模式，不可能完全脱离传统的人生实践活动。明智的做法，是通过对于传统人生理想的认同与创新，去构成新的现代的人生理想。

我国古代先哲对于人生问题的探索，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各家各派都参与了对于人生问题的讨论。讨论内容之广泛，涉及到了人的本性、人的价值、人生理想、

^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1852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

人生准则以及人生修养诸多方面。其中关于人生价值，先哲们提出了“立功、立德、立言”的三不朽思想，即人生的价值就在于实现“立功、立德、立言”。这种关于人生价值的思想后来经过儒家学派的发展，成为了我国传统人生价值观的主流。纵观悠久的中华文明史，古代传统的人生哲理经过千百年来的人生实践的积淀，其中闪光部分已构成了我们民族精神的“脊梁”。由爱国志士、开明君主、贤达名臣以及社会各层面的不同人物，在对社会作出贡献、对民族作出牺牲时所表现出来的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为他人、为民族献身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奉献精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以天下利益为己任的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为正义而献身的高风亮节，勤劳俭朴、自力更生、诚实守信的求实精神，是我们民族的宝贵财富。正是这些自觉、高尚的人生理想、积极进取的人生价值观，为我们民族绵延不断的历史带来了勃勃生机；为我们民族在世界之林树立起光辉的形象；为我们创立新的人生观提供了积极的历史借鉴。

传统的人生理想模式、传统的人生价值观是否距离我们太遥远？对于设计具有现代意义的人生模式，是否太不现实？但愿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如同人们对于“传统”与“现代化”的思考一样，不应在这两者具体的关系上产生误解和偏见。诚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确实要无情地抛弃某些传统的习俗和观念，但“作为传统，固然带有蚀痕斑斑的时代烙印，但也饱含着根深叶茂的民族精神；而且，在其时代性的品格中，又潜藏着永久性的因素……”^①。当我们在重新选择和塑造人生理想的时候，

^① 庞朴：《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中国和平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55 页。

这根深叶茂的民族精神、这永久性的因素都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渗透其中，正如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一样。我们所重新选择和塑造的人生观，必然是我们民族传统文明的继续和发展，必然是对我们民族传统人生价值观的改造和创新。总之，现代人生理想的构成离不开传统的人生理想。在现实中，由现代人所展示出来的风貌足以证实以上判断。现代人积极投身改变国家落后面貌的现代化运动，对国家和社会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这种人生态度使我们很容易联想起古代传统的积极入世思想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哲理；而现代人强烈的个人效能感、对人和社 会的能力充满信心的人生态度，不是与传统的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精神有着某种相通之处吗？当然，我们并不是，也不可能去寻找现代人生观与传统人生理想的确切对应之处，我们仅仅只是为了认识和理解传统人生哲理，从而能真正维护、珍惜和保存优良传统，发扬优良传统。

人是社会的存在。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曾经谈到有关人的问题，他指出，人不能是自我存在，人必须是一个社会存在。如果一个人 在社会之外，它要么是动物，要么是上帝。如同人一出世就具有生物结构一样，人一降生于世，就处在人群、团体和社会中。没有社会就不会有个人，而没有个人也就没有社会。个人的一切人生实践活动，都是在社会中进行的。

人生价值观体现了人们对于人生意义的理解。人生是什么和应当是什么？命运和生活的意义如何解释？对于人生的义务与权利如何理解？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只能到人的社会实践中去寻找答案。因为人是社会的存在者，个人的一切人生活动，都是在社会中进行的，因此，对于人生意义的探讨，我们只有通过对于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才能获得。人的价值是由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两个方面组成，没有离开自我价值的社会价值，也

没有脱离社会价值的自我价值。自我价值必须经过社会实践才能实现。即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只有在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为人类的进步事业贡献自己的能力和智慧的同时才能实现。因此,探索人生的意义,只有在人与社会的联系中,在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才可能得到理想的答案。

我们正处在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时期,社会的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关键在于人的现代化,而在人的现代化的诸多因素中,人生价值观是其最核心的问题。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构自己的人生价值观,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所无法回避的现实。既然新的人生价值观的形成,是对传统的改造和创新,那就让我们“回到”历史中去,去发现我们传统人生价值观的构成、内涵以及其实现的途径,让我们从中受到涤荡和滋润,获得启示和智慧。

目 录

1	序
1	引言
1	第一章 传统的人生理想
1	一 人生目标确立的基石
6	二 追求人生的不朽
19	三 追求个体人格自由
25	四 独善其身与兼善天下
29	第二章 历史进程与理想人格的变迁
29	一 名教风范
38	二 魏晋风度
46	三 圣贤气象
57	四 异端人格
66	第三章 理想人格的塑造与人生价值的实现
66	一 理想人格的塑造
75	二 人生价值的追寻和实现
95	第四章 忧患意识与社会责任
95	一 生于忧患的精神力量
102	二 先天下之忧而忧
112	三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

119	四	知不可为而为之
125	第五章	人的现实价值与历史价值
125	一	人的现实价值
136	二	人的历史价值
147	三	“青史凭谁定是非”
159	结束语	传统人生价值观与民族精神
159	一	关于民族精神的哲学思考
164	二	关于民族精神的历史评价
170	三	关于民族精神的现代启示
173		后记

第一章 传统的人生理想

一、人生目标确立的基石

悠悠中华文明史，记载了无数的爱国志士、民族英雄、开明君王、贤达名臣。他们的英名不因岁月的流逝而失去光彩，他们的精神不因历史的变迁而失去意义。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在他们身上得以保存和发扬。他们谱写生命之曲的底蕴、他们创造历史的源泉主要来自于传统的儒家思想，正是传统的儒家思想培植和造就了他们。

儒家思想是中国思想发展史上一个影响最大的学派，儒家思想以伦理为其特征，其核心精神是“仁”。儒家思想的创始人，是生活于公元前6世纪后半叶至公元前5世纪前期的孔子。孔子赋予“仁”以多种美德，正是这些美德哺育了我们民族一代又一代的精英。

“仁”字早在春秋以前就出现了，如《尚书·金縢》中就有这样的记载：“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春秋之后，“仁”字应用范围更加广泛，意为孝顺双亲。《国语·晋语》就有“爱亲之谓仁”的说法。孔子创立儒家思想，以“仁”学为其基石。据统计，一部《论语》中，有100多处提到“仁”，可见孔子对于“仁”的

重视。《吕氏春秋》中就记载：“孔子贵仁。”孔子之所以重视“仁”，是因为他将“仁”作为人生之道，作为人生的根本准则，他的人生哲学由此而构成。孔子的“殷有三仁焉”的评价，为我们理解他的仁学思想、他的人生哲学作了一个引导。

《论语·微子》篇载：“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这是说商纣王的长兄微子，因看到商纣王好大喜功，残忍暴虐，商王朝危机四伏，于是多次对商纣王进行劝谏，但商纣王根本不听，微子知道纣王已经不可救药，就逃到民间隐匿起来；箕子为商纣王的叔叔，因劝谏不成，就装疯卖傻，混迹于奴隶之中；比干是商纣王的亲叔父，他认为大臣见国君有错而不敢直言谏劝，是不忠、胆小懦弱的表现，他抱着必死的信念来到纣王面前，劝说纣王改恶行善，体恤百姓。谁知，商纣王听后暴跳如雷，不仅将比干处死，而且还残忍地把比干的心脏挖出剖开。比干的惨死，震动了朝廷内外，人们纷纷离开商朝，投奔贤明的周文王、周武王。何晏对孔子给予微子、箕子和比干的评价作了这样的注解：“仁者爱人，三人行异，而同称仁，以其俱在忧乱、宁民。”这即是说：仁就是爱人，微子、箕子、比干三人对商纣王的暴虐无道采取不同的态度对待之，但都称为仁，这是因为三人都是出自对国家的担忧，都是为了体恤人民。

“仁”最概括的意义，就是“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①，即所谓“仁者爱人”。其所爱之人，不仅包括父母兄弟，也包括非血缘关系的他人。显然孔子所说的“爱人”并不是仅囿于“爱亲”的范围，而是具有“泛爱”的性质，也就是要将这种仁爱之心推及于社会上的一切人。要求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并以此作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为实现“仁”，在家庭成员之间，

① 《论语·颜渊》。